

中説

卷七至卷十止

118
信之
74

			五	漢
		一	九	書
		五	九	門
		〇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開	内
二	五		漢
九	九		書
八	九		
函	九		
七	四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99
冊數	2 (2)
函號	298 10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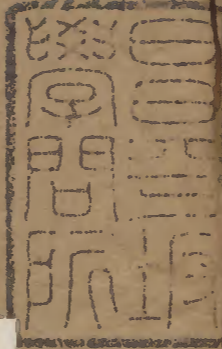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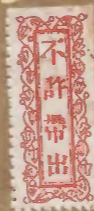
中說

七之九



118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五	三	架
四	冊	號	架
函			類
儒 家			漢 書 門



文中子中說卷第七

淺草文庫

述史篇

阮

逸

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

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巳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詭罵焉楚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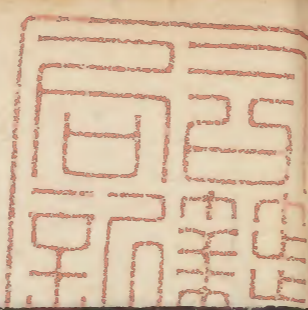
難賈瓊去之楚難註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恒卦

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博本以多知為問子答

以無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彦博曰何謂其然子

曰是究是圖宜其然乎棠棣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彦博退

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



皇矣篇云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

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

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

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然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周

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

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

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主能修先王之政仲

尼剛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

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

斯變雅作矣然文中子王盛德使然文中子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

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幽詩子

按周南關雎樂而不淫幽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

必知樂此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賈瓊曰

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文中子曰元

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君子以

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

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

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

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

漢相實漢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

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為

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

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志董常曰

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

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四詩

月篇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

即吾君也必君元魏且居先王之國都洛受先王之道建明

堂修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子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

民謂之何哉何為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

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皇始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

然元經尚以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

安恭紀年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揚之水

聞有善政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

雖寔去尚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子

追懷之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

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此宋順

也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

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皆預國

政此累薦蕭肅制典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

章律令故曰達矣王為公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院

春帝正月晉九年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

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

建業中國衣郡王徽自徐州移鎮而卒不貴元明成三帝

冠往依焉二十餘年賴無人也孝

王道為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

武朝賴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

劉裕興焉是無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

多賢人使然嘗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

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及其

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為國也及其

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故書曰晉宋齊梁

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

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梁亡言

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

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

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

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

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平桓玄盧

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

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

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

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

子法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

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主

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

求更新也期迹不至而多為血杖杜篇云匪載匪

不至而多為血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為病也文中子

喻已懷先王之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

道亦猶此詩爾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未不足稱也末謂末

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

問諸儒經義序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

臺閣上之分孝悌間里下之分是也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

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詔君以告于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

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惻隱問性

子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

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曰

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

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責賈瓊不

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吾盡之矣或力不足者

如要無為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

斯止矣故不教爾也此謙辭裴晞問穆公之事續

事則未詳有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

必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叔恬曰穆公

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

公所以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

來魏也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

天行健君子自強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此勞也然

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温大雅問如之何

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

情若周公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

利害不動若孟軻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

齷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子曰降

此則穿窬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

祿如穿窬者何足及政抑可使備貧矣若漢之張

繇晉之張華之類備貧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

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

所以稱謂不亂内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

衡自謂淫文 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

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

子振頹綱詠古詩也頹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門

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子

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賈

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卦大象詞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

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吾將正太人以取吉

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

象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

窮矣天命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

事極矣更新是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

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故君子備之

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

文中子

卷七

樂吾未見可與其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

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若

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

蠡終避勾踐是也有二帝三王可與憂樂矣堯禪舜

始有卒難全也哉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

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

可與可與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業大

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鞶用

不可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

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

之六時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爻効趨時有六動

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趨收曰

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

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程元薛收見子

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

續不敢始也死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

也允信展誠也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

大成謂致太平董常之喪子赴洛在洛道於沔池南

與立也動而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

文中子

卷七

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而竟未獲

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

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

人餐千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

不可絕之接之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

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

此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

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子曰

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

之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

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董常曰噫三極

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子曰十二策若

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

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以

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

何力於我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閑暇天

下無道聖人彰焉辯不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

一無跡庸非藏乎及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

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

無跡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

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太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

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

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如有用我者當

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

處於泰山矣 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

在其下可以立 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 冲虛也老

明堂之制焉 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 易不云乎易

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冲虛為詞乎 易簡言無為也道冲用則杜

簡而天地之理得矣 知子之志有不可為矣 杜

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 註見 問賈誼之道

何如子曰群疑亡矣 易睽卦曰遇雨則吉 羣疑亡

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 或問楚

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

元王子曰惠人也 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

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 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

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 問東平王蒼子曰仁

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

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 問東海王强子曰義人也

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 問東平王蒼子曰仁

人也 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

最樂是 問東海王强子曰義人也 母郭后有罪廢

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

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強讓之也故曰義

保終榮寵不亦宜矣 言四王皆善終 子曰婦人預

事而漢道危乎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大臣均權

而魏命亂矣司馬宜王與曹爽爭諸后不順而晉

室隳矣惠帝衷太子邈未加此非天也人謀不臧

咎矣夫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

及三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

文中子中說卷第七

文中子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註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

易道舉賢良為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子曰孰謂

齊文宣嘗而善楊遵彥也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

而費於為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以謂孝文明吾不

信也非曹楊情字遵彥事跡註見上

明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為都

而奉莊帝恐其難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汗其迹可

制也手刃殺之

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汗迹也求人謂不密吾

不信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董常問古者明而

不視聽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

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計曲而不佞者

矣廣推其類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

而毅可乎常問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

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泛言其道子遊馬

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登降信宿從

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子曰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威曰

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子曰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知

仇仇警警也雖執留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我然不問我功力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

意箋云車度險曾不為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

長言之終其意也既而曰不可為矣言隋必亡子曰書以

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禮以制行行不可

以制樂以和德德不可苦必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

結即哲字

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易以知來生生不窮先王

之蘊盡矣蘊與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

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

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

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

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

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

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

教以行於天下亦足矣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

也吳欽史傳不顯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

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子也子然子曰吾黨

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

而不欣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無思言無

據據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方士預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

作方士非之而出士婚禮三子聞之曰薛方士知

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

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

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

進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

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

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

是乎見權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

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見上董常曰夫子六經皇

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

秋一國之書也周室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

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法以明天命之未改

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

為一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

不明謂僭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

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

經文體雖殊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為元

其志一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

所罪歟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

適乎為義大權小則正以義歟或義小權大則

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

權歟也故必執大弃小是謂

大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楊帝

中河運糧開永濟渠名御

征遼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

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

樂時極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

我小子敢誓捨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與

久故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舉也春秋

敵也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

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為正朔蓋天命歸中國也張玄

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

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玄素出子

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

竊謂非已而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況玄素有心於克已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

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

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

孟子之辯非揚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

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為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為也

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善董常聞文中子

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為謗譽所動靜則讒佞得計矣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

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

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激常

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年天也兵人也子謂北山黃

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

而後說卦黃公侯房玄齡問正主庶民之道子曰

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

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

道可行矣修已以及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子曰

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

營物產張良亦私自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

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江都有變楊帝幸江都

逆弒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如有王者

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斯已矣斯隋不

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

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

貞觀三十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房玄

齡奏太平又和之終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

大成爾已和然未子曰早婚少娣教人以偷偷薄妾勝無

數教人以亂言非古禮是掌且貴賤有等妻妾勝

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國風正夫婦子謁見

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非務其辯也房玄

齡請習十二策習誦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

非經久策虞世基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諾遣

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

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

死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

冥冥矣楊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

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公孫弘

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業所抑退免以著書為業

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也不雜學故

明明道也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

蝥也纖恡者義之蠹也蝥蝥皆喻害物蝥下遇反騰徒曾反又徒得切蠹

都故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

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命所蘊非

我能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

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

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

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竇威曰仲尼言不

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鯉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述

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也子曰瓊爾無輕

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是汝也姑存之可也待時而行子

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以盡神之與子曰古

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

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如是寡怨

不退之故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

空谷詩小宛篇註云衰亂之世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

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子之韓城馮翊有韓城縣自

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為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

後從行關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為誰止之問

吾視其頰頰如也重而不亢頰重之貌亢昂也曰燦如

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瞬目日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敦厚闕深

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盛貌與之行俯

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袍旋而不懼

言狀貌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

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程元

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

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

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

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
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
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吾將退
而求諸野矣野謂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多
動不可與久處心易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矯時罕
者買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
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子聞之曰強哉
矯也瓊也明而毅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
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無財怨不以
無專利必先無苟說所悅必無伐善不自無棄

人怨無專利必先無苟說所悅必無伐善不自無棄
人片善無畜憾不念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
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
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
者華篇註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小人先
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
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謂
之使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老聃曰
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然仇璋問君子

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君言

子果有爭但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

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故天

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

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

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

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

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

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

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滅子曰嚴子陵釣於湍

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爾朱榮控勒天下註見

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子曰火炎上而

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

人之性無不下言君子如水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

也山固宜附地將安之乎隋亂道剝是以君子思

以下入孔子象曰君子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

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予以進物不亦可乎

說苑有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怒動必義與入款

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

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

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

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疑能及叔恬曰天下惡

直醜正疑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詩小明篇端恭爾位好是正直註景大

得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

其寒暑書曰冬祁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

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

故全正直必平康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

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沉潛剛

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疑雖正直而無無挺挺然

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

貌無訐訐用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

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疑叔恬再拜

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璋言

刺卦得平康之德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

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

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在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文中子中說卷第八

文中子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

命者因人而稱天有精於人而命之者也

故君子畏之

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

而遠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

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

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

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引易以明命魏徵曰

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

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

書大禹謨云也惠順

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註戰聚難
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
非傲即福亦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董常曰自
就求之也

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子曰誠哉

惟人所召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子曰召之在前命之

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

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

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未莫

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寧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

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仲尼求為東

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斁

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即師之易子而教互

也今亡矣廢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

大臣也以已之道安人之國不以不以霍光諸葛

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保後

不苟其位非具臣矣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

仁矣日久不違子曰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

上文謂常也時有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

慮焉亦三月之義

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惟精惟一誕先登

于岸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鈇羨

道不可畔于岸喻仁之地也言仁常出口慮不及

精思不及睿也思即日睿焉能無咎咎謂貳焉能不

違不違繫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

冠矣年二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瓊曰夫子十

五為人師焉夫子謂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

傲謂未嘗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瓊聞之

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道不在位語曰富與

所欲不以其道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

禮不及四經何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姚義曰嘗聞

諸夫子矣夫子謂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

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書以制法從事而後

及也制事以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故不

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

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

人後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豈養蒙

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

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

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

德凡師教人量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

變不違中則斷德全則道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

不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制不

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

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而語樂則喧

德敗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舞文也驟而語易

則玩神神不知性則以神為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

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文之四經也先成諸

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物也

其深乎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宜其深乎宜

得六經之深先詩禮其教深與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

故能言此有亮少識必有太緩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

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

是也復之類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

時得小人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

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吉凶命也有作

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

皆偶然然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數往來循環

人不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

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或問續

經薛收姚義告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

請對對之以道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

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入謂門人

曰五交二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茲五交

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讓

矣無過而稱已過是隱也隱杜如晦問政子曰推

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

何有未之有過此得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

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賞罰在其中吾知

乎為政矣絕一佞媚示罰衆惡之柄文中子曰制

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志事

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褒貶不

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叔恬曰何謂

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弒立

也子汶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

年號事不忍言安所復賤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

於歉歲歉則仁者惻隱歉苦篳反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

教之斯易也以豐思歉則為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

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是

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白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

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

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離朴散其可歸

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

行言亦易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

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險

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

易澆淳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

文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

書禮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虛設耶董常聞之謂

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為决淳離朴散之疑子

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

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易曰

直方太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方性也疑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

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

威而重常故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渾大雅或幾蓋

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或問陶元

亮潛字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

來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子

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忘大樂者必有

餘樂若顏回不改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子曰氣

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為鬼

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

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吾得之

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

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

神故止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

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也孟子盡心章

問周公

同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

也神近則求諸已也已謂人倫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

性復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

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

半矣盥潔貴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開天神人

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

義也古祇字示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屬土

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收曰三者何先子曰

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

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

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與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

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

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

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之蘊汝思之

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子曰射

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

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

則有之矣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

日七十子之服仲尼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

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

並譏當世尚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

帝鳥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元

經何以不興乎詩上則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

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勤薛收曰子非夫子

之徒歟道不知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諸侯失

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

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修之之道從師

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死而後已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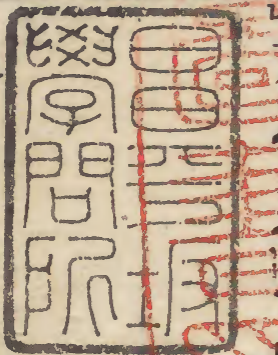
時則行失時則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

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詩不云乎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也注嗣續也音謂絃誦

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

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



文中子中說卷第九

文中子

文中子中論卷第八

國子監

其文數千已... 世自多入...

賦文何及不存而... 世之... 其行世...

猶若不... 世... 其行世...

世古... 世... 其行世...

河... 世... 其行世...

世... 世... 其行世...

寬政庚申

中說

十
補傳

東
京
大
學
印
刷
部
印

東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漢書門	儒	別	入
家	卷	函	架
類	函	架	架
四	五	三	一
冊	號	架	冊

不許帶出

文中子中說卷第十

淺草文庫

關朗篇

阮逸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宜武立穆

公死關朗退並注魏之不振有由哉賢人不振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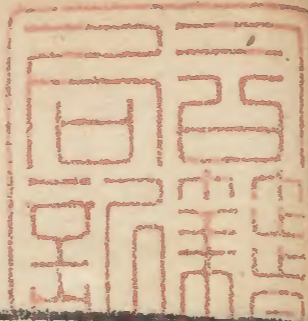
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

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

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煬帝失道可知薛收問曰今之民

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

性能亡乎情不亡廢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



官不明姚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蓋請乎

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非子為

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况為已乎吾不願子聞

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

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

則遠姚義發明於我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

經子曰叔父多直言勅中書門下三品入閣使諫

也臣隨之自通何德以之哉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

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在事

關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

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魏徵問議

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

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畫衣冠其次

犯而不繁代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

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文中子曰平陳

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子曰

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工然後

也命傷禮樂則述章志禮樂章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

也禮志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

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

之絕而特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曆數斷煬北朝以後魏孝

文皇始年都洛陽得中國也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

中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禍莫大於多言言不

痛莫大於不聞過蔽自辱莫大於不知耻得自子曰天

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始封之王知治而受職商

學古之道也此周制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

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隳引古語反不知其

政也隱者言故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之要也

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君更道子

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徒豪傑

強本國然棄禮義起兼并為苟且之道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

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法速寧若緩緩寬獄繁

寧若簡簡不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並執其中

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子曰委任不一

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亡裴晞聞之曰

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

之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非

文中子

卷一

三

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人謂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紂疑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顯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

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文相循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度不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用其道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可悲惜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是蔗是藜則有豐年逸詩譬如農夫出能用之悲驕反藜古本反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

主矣無真主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先人有言曰敬

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

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偽

亂南北一朝偽亂相繼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

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

天命時乘御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

用不用其文而巳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

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其始

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

正始策首篇名魏永為龍門令永未下車而廣公舍子聞

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

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終戒門人竇威

賈瓊姚義受禮温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

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

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終中說

疑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

此太原府君王凝自記自中說之後也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疑文

中子之教不可不宜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

文中子

卷一

五

後後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太

原府君曰疑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

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疑也權則未而

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

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

天下稱其謙正出為胡蕪令時杜淹為御史大夫

王凝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

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

懈而王凝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

隋置縣名及退則鄉黨以穆時遂退御家以四

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禮三年之畜

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

假皆自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

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與

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自耕

桑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

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

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

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皆

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

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
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
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
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
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
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
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
哲此金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
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
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
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
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
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
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
以述史篇興文立制燮理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
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

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一）絜身不
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
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
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
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
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
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
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
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
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
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
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
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
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
生濟州刺史傑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
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

文中子

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
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
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
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
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
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
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
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
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
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
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
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
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
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
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
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
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

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
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
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
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
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
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中子於是四方之
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
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
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
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
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
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太悅曰
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
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
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
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
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
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

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
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
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
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
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
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
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
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
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
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太雅
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
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
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
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
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
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
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
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

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
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
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
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
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
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
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
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
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

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
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
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
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
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
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待文中子謂
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

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又又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且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

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
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
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
哉深乎良父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
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太易之義隨時順
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
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
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
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
壞樂崩朕甚懼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
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
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
靜富那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
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
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
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
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
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

與公竭方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
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
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
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
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
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荅陳尚書書

王福時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
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
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
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
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
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
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
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歎懇季父荅書其略曰
士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
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
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

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儻
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
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
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
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
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
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啓其
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禪于時無一
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

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
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
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旣去餘
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
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
陽尚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
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人言于

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筮小道不
 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盡識
 也詔見之帝問老易詔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
 帝慈儉為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
 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筮而已穆
 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筮
 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
 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
 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

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
 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
 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
 秋二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
 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
 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為祕書郎遷給事黃
 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
 閑宴多所奏議帝虚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肅
 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

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
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
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
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
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
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
明日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
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
決之何如子明日占筮幽微多則有感請命著卦

以百年爲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著布卦遇夫之革

兌上兌上 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

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官掖

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

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

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

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

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

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

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
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
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
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
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
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
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
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
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

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已西江東其危乎府
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
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
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
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
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
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
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
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

文
中
子
卷
一
九
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二百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

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

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
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
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
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
帝曰堯作太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
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
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
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
鼎於郊廓上世三十一上八下百豈亦二端乎朗曰

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迺
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
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
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
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
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筭而不及
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主繼及良佐踵
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

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
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筮不出聖謀乎朗
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
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
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
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
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
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
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

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筮
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
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
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
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
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率併於西
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
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
于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

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
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
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
聲載路九年巳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追仁壽四
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太業之政甚
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退居汾
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
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
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 福時 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
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
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
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為監察御史時
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
乎仲父曰疑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
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
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

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
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疑
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
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
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
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
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
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
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

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
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
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
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
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
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
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
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
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

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
紀謀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子以觀
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
爲者其天乎年序寔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歿帝闈
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
以爲素業云爾

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文中子中說卷第十

刻六子書跋

先刑部府君少敦仁義之學晚慕道德之言
故於六子書無不講覈春之得於過庭者侈
矣自先君下世每對是書未嘗不悵然若有
所慕焉而弗得也將究其意旨而無善本脫
謬不可考定嘉靖庚寅冬因治先君墓於銅
井山遂廬其側校讎授梓參文羣籍考義多
方越癸巳夏乃成膏宵雞晨寢食爲廢匪敢
言勞用脩先君之志云爾是歲秋八月東滄

居士吳郡顧春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
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畧顯而玄則用
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
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
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
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
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

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于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方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于東海李育受詩于會稽夏瑛受禮于河東關郎受樂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華仁壽二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

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糗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

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
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
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于
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乎
免于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
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
通曰聖人之于易也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
長子光者隱于河渚嘗曰在險而運竒不若宅平
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

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
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
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
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于義省之可也衣
弋綈傷于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
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
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
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
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

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
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
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
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
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
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通
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
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
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

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
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定又曰我未見誹而喜聞
譽而懼者又曰婚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
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
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
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
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
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
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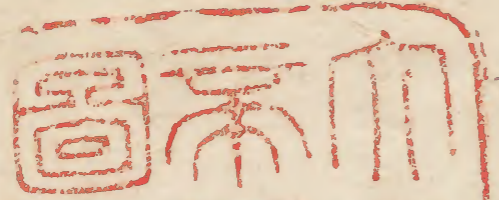
病終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
疑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
至闕府儀同三司績其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
文著于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
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則
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
周以徃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
之詳矣奚待以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
愚乎則必不愚者孰有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
由亦不至于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
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
之判久矣皆流入于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于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于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
遂萬物切施常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
人所爲皆發于至誠而後功業被于四海至誠心
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
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
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

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
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
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焉有可行于西方不可
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于中國獨不泥于
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方詩書之道盛于天下秦安
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
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
迦稱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
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于百姓塗炭發端唱

中說亦出于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
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疑與福時輩依竝時事從
而附益之耳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
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
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
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
載其名于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
人乎何獨其害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
知也福時又云疑爲監察御史劾奏君集集有反

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疑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于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

道者非一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于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此太公家教乃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人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憊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文中子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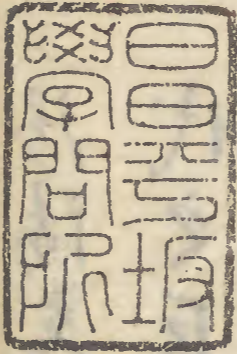
寬政庚申

汾陽文中子世從事於儒術而為一代之巨擘其嘉言善行寔足以闡後人也幸有此書若于卷而中國之雕刊頗多然避時諱而改字或歷傳寫而舛畫魚魯之差不鮮且

本邦未刊刻之學士豈得無遺憾乎於是雖普搜旁求遂無獲善本一日偶謁於尾陽儒宦深田先生乞就請校正



且需訓點先生乃訂之數帙而正其誤
 彼避諱者悉復其舊又併附司馬公所
 述之補傳一篇而屬余焉於是始慙
 宿懷深以為幸壽梓廣于世仍記其
 始末云



西掘川佛光寺下町

唐本屋吉左衛門

平安書肆玉樹堂儒書藏板目錄 石刻雜書目錄有別

孝經註疏	三冊	韓非子全書	十冊	胡元瑞筆叢	九流諸論部 二冊
周禮考工記管篇	三冊	管子全書	十三冊	歐蘇手簡	二冊
同續編	同	三冊 文仲子	四冊	同新刻	大典釋師閱 二冊
書經反正	堯典部 二冊	呂氏春秋	十冊	蔡邕獨斷	一冊
同禹貢部	同	二冊 袁中良全集	廿四冊	歲華紀麗	韓退之 二冊
詩經名物辨解	江村如圭 四冊	同尺牘	二冊	開元天寶遺事	一冊
經史考	尚重 一冊	瑯邪代醉篇	廿三冊	四續雜纂釋解	一冊
黃帝陰府經	王鉉子點校 一冊	文海披抄	謝肇淛 八冊	王子年拾遺記	四冊
神異經	東方朔 一冊	藝苑卮言	王世貞 八冊	弁州左逸	一冊

日本詩選	江村北海撰 七冊	王勃詩集	一冊	斷易天機	六冊
同續編	同	續皇明詩選	李卓吾 二冊	護園隨筆	徂來 四冊
日本詩史	江村北海著 三冊	南海一夜百首	前後二百首 一冊	徂來文戒	二冊
北海詩鈔	初篇 三冊	詩學逢原	祇南海 一冊	古學指要	二冊
同二編		清音樓詩集	一冊	秉燭譚	東厓 五冊
同三編		翠山樓詩集	一冊	七武首書	二冊
援業編	江村北海著 五冊	濃北風雅	一冊	文章歐治	四冊
樂府類解	同	本朝律詩選	岡崎盧門撰 一冊	新撰國字蒙求	四冊
蟲諫	同	丹丘詩話	芥川養軒 一冊	本朝編年小史	七冊
北海先生文抄	三冊	京都西堀川佛光寺下町 唐本屋吉左衛門			

118
台文
417

